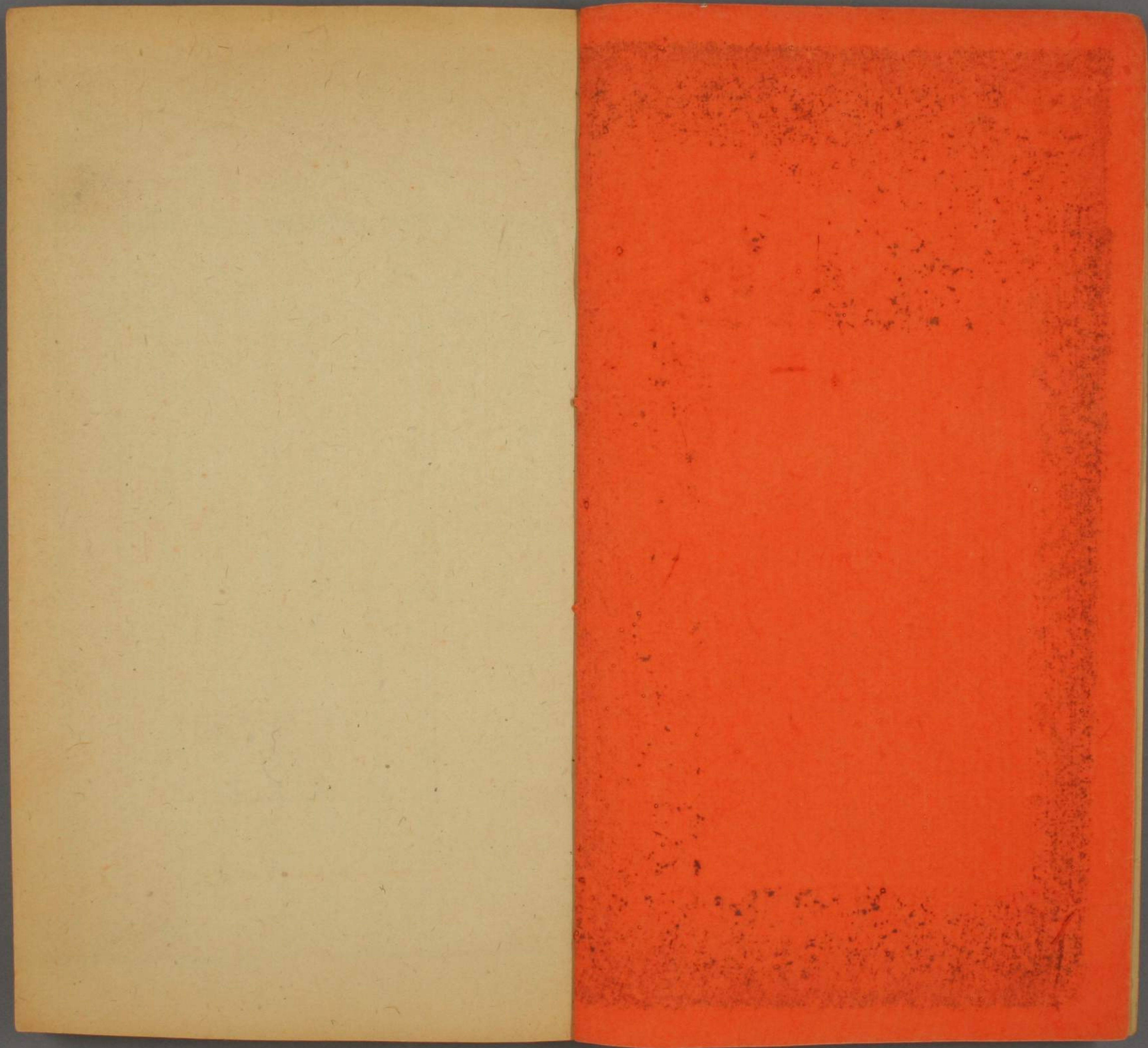


ル 5
3391
11



11.8.11
58.690



門 5
號 3391
卷 11

增城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

文以載道故古今考文之籍代有著錄要其指歸
不出二塗一存其目如劉向之撰七畧班固之志
藝文其著者也一選其文如唐之文粹宋之文鑒
元之文類其善者也會稽章氏論修方志體例謂
宜于志中自立藝文一類更于志外別創文徵一
書蓋志中之藝文備存書目以合劉畧班藝之例
斯簡而能賅志外之文徵慎選文篇以符文粹文
鑒文類之體斯精而且詳法本周密惟修志選文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藏 30.1.18
藏書

增城縣志 卷二十一
分途并舉事體繁重言易行難今先錄書目以綜括諸家之著述次選文篇以表章累代之名言亦遵前志成規隱合章氏之意而不泥章氏之迹此編摩之微旨也

六典亡而爲七畧七畧亡而爲四部三代之盛法具于書書守之官天下術業皆出于官師之掌周禮六篇皆所以卽官守而存師法者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逮于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汎濫于百司掌故之外紛紜襍出六典所以亡也能推同文爲治而

存六典識職之遺者劉向所爲七畧別錄之書而已而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弊條宣究極隱括無遺魏晉以後專門之學漸亡文集類書無所統繫荀李諸家創爲四部唐宋以降凡有著錄必相沿襲是書編彙悉遵其法亦風會之所趨而類別之最簡者也

藝文一

書目

經史子集

經部

易疏刪定十卷

宋古成之撰
據黃通志

案列郡名賢錄及廣州人物成之本傳俱云著有刪易注疏黃佑廣東通志則云易疏刪定茲

從黃志
著錄

易傳

宋李肖龍撰
據赫通志

黃岐張氏易十二卷

元張復禮撰
據黃通志

粵大記番禺有鄉曰黃岐角張姓環居之代有達人宋紹興間有名塲者始遷於禮園社塲生飛一
通周易能薈萃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

案明宋濂復禮墓誌云墀生一飛與粵大記異又云一飛生鄰甫彬彬皆善傳父經彬彬復禮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為大義張氏之易自宋已聞云復禮撰者蓋專門家學講授相承至復禮在元季乃纂述而為書耳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十卷

明湛若水撰 據經義考

經義考張雲章曰湛甘泉所著有發揮經傳者皆以測名其書

易疑

明張文海撰 據張府志

易講義

明胡廷蘭撰 據粵大記

右易類

尚書問

明湛若水撰

右書類

詩釐正二十卷

明湛若水撰 據明史藝文志

詩講義

明胡廷蘭撰 據粵大記

右詩類

儀禮補逸經傳測一卷

明湛若水撰 據經義考

若水自序曰儀禮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士冠而天子諸侯闕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其見於公符雜見于昏義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堂也中雷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有五庶幾存羊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明湛若水撰 據經義考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典禮曰儀禮故夫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

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
 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
 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
 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者道也與道為體者
 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
 數之末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
 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
 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經之
 後因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為上經
 而儀禮為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其
 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
 裏發明者為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
 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為儀
 禮逸經傳庶著傳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
 年編次既成乃為之測藏之家塾以遺子孫及與
 一二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
 之意見乎議

三禮訂疑五卷

明湛若水撰 據陳第世善堂書目

見

燕禮綱目

射禮綱目

明湛若水撰 據廣州鄉賢傳

禮記說簡

明曹承詒撰 據增城志

右禮類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明湛若水撰 據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
 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
 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
 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
 體例先自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為之折
 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即位
 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
 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人宋又何為決
 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
 之之辭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
 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

損論宋衛侯遇於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悉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右春秋類

四書闕疑

宋葉野舟撰 據張府志

古本四書訓測十九卷

明湛若水撰 見經義考

古大學測一卷又難語一卷

明湛若水撰 見經義考

古中庸測一卷又難語一卷

明湛若水撰 見經義考

四書纂輯

國朝伍天長撰 據張府志

學庸輯要

國朝伍大桂撰 據采訪冊

四書體註訓說

國朝陳輝宗撰 據張府志

右四書類

補樂經

明湛若水撰 據經義考

案經義考無卷數而阮通志作二百七十四卷殆因經義考著錄此書在二百七十四卷而誤

古樂經傳三卷

明湛若水撰 據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云是書補樂經一篇若水所擬古樂正傳十篇則錄其門人呂懷之書古樂本傳一篇即樂記原文別傳一篇皆周禮所言樂事雜傳一篇律傳一篇則雜采孟子以下及歷代論樂語也其大旨以論度數為主以論義理為後故以已所作者反謂之經而樂記以下古經反謂之傳然古之度數其密率已不可知非聖人聲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暗與古合而用以播諸金石管絃之器若水遽定為經未免自信之過歟

律呂問答

明張文海撰
據張府志

右樂類

五經析義

宋陳息卿撰
據史府志

五經要解

國朝黎泰撰

右經總類

古文小學六卷

明湛若水撰
據甘泉文集

小學切要

明劉致道撰

字畫正蒙

國朝陳世用撰

右小學類

史部

邊河四疏

明陳堂撰
廣州鄉賢傳 據

案堂補南海縣學生
故南海志載南海人

諫草焚餘

明陳堂撰
廣州鄉賢傳 據

右奏疏類

海上澄清錄

宋朱崖人為崔與之編
見清獻言行錄

案與之提點廣西刑獄徧歷所部欲浮海巡朱崖吏人白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諸神與之日海外諸州官吏久恣不法將民害是除寧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為之折因同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與之乃就舟中陰禱于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恬息及至海外獎廉劾貪多所束舉其他利病罷行甚眾朱崖之人編次其政迹曰崔公海上澄清錄

嶺海便民榜

宋崔與之撰
據邑前志

案增城志云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與之持節廣右迺疏為十事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鞠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賍物供攤之弊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騷擾七日催科泛追八日緝捕生事九日奸滑健訟十日州縣病民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刻之曰崔公嶺海便民榜

清田集

國朝知縣沈澄撰
據邑前志
并有清田記別載本卷文選

右政書類

崔丞相家譜

撰人闕
據前志

番禺陳氏家譜一卷

明陳政撰
據黃通志

單氏族譜一卷

國朝單私淑撰
據采訪冊

右譜系類

崔清獻公言行錄三卷

宋李肖龍撰
據阮通志

崔清獻全錄十卷

明崔子遜撰
據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其書成於永樂中皆其五世祖與之遺事遺文也與之所著有菊坡文集佚於兵火又有嶺海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二書皆記其當時政事後亦不傳僅存其言行錄三卷奏劄詩文五卷子遜因哀為一編又以理宗御劄及諸家詩文為附錄二卷其言行錄三卷林鉞跋稱宋大社司令李公哀集而不載其名宋端儀序稱畧為更定甘鏞跋又稱旁考史傳補其脫畧然則已非原本矣又蔣曾榮家別有寫本分為二集內集二卷前卷為言行錄後卷為奏劄詩文外集三卷上卷為所賜詔札中卷為宋史本傳及續通鑑綱目諸書所記與之事下卷為題贈詩文題其十世孫燿

所重編成於嘉靖庚申前有測引一篇稱重編先錄既成有謂不當以行先言者有謂不當以臣先君者後見舊卷編次記號乃知新本為後人剷改曠所重編實還其舊今觀其書雖併十卷為五卷而序次畧與子璫本合所謂還其舊者確不誣也

王公忠孝祠錄

明方伯張公編

右記錄類

增江志四卷

宋王中行撰 據黃通志

增城縣志十九卷

明湛若水輯 據黃通志

又曰永樂志

撰人闕

曰正統志

明李玉輯

曰嘉靖志

明張文海輯

曰萬曆丙子志

明知縣永嘉王良心修 邑人胡庭蘭輯

曰萬曆壬辰志

明知縣長樂林繼衡修 邑人尹思敬輯

曰崇正辛巳志

明知縣平湖陸清源修 邑人曾受益等輯

曰康熙癸卯志

國朝知縣遼陽徐秉義修 邑人盧弼等輯

曰康熙甲寅志

國朝知縣聊城許岱嶽修

曰康熙丙寅志

國朝知縣巢縣蔡淑修 邑人陳輝璧輯

曰雍正戊申志

邑人姚蕙撰 稿成未刻

曰乾隆甲戌志

國朝知縣江都管一清修并撰

曰嘉慶庚辰志

國朝知縣西甯趙俊宜黃熊學源相繼主修 邑人黃應桂等輯

鄱陽縣志

明潘禹謨輯

增江逸史 明黃拱寅撰

右志乘類

子部

見聞錄 宋李肖龍撰

五教編 宋李肖龍撰 據張府志

聖學格物通一百卷 明湛若水撰有序 見四庫全書目

心性書 明湛若水撰 見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首列心性圖，圖後有說復集。心性通三十五章，附其門人黃民準、鍾景星、周學心、袁郵、郭肇乾、謝錫命、湛天潤之註，與贊、霍任又著或問數十條，以發明之。蓋欲仿周子太極圖說也。通書

遵道錄八卷 明湛若水撰 見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所輯皆明道程子之說，其曰遵道者，自序為遵明道也。若水從陳獻章遊，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初與王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致之說不可信者。四學者遂分，王湛之學若水得力於獻章，每教人靜坐，其學灑然，獨得故於宋儒中，獨推尊明道。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此本凡八卷，衍聖公孔昭煥所進本，則作十卷。蓋當時原有兩刻。明史藝文志作十卷，所據即孔氏本也。

問辨錄六卷 明湛若水撰 據明史藝文志

楊子折衷六卷 明湛若水撰 據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宋儒之學至陸九淵始以超悟為宗，諸弟子中最號得傳者莫如楊簡。然推衍九淵

之說變本加厲遂至全入於禪所著慈湖遺書以心之精神是為聖一語為道之主宰而以不起一意使此心空明洞照為學之功夫其極至於斥大學非聖言而謂子思孟子同一病源開後來心學之宗至於管冥恍惚以為獨得真傳其弊實成于簡若水因當時有梓其書者乃即其所言條析而辨之凡書中低一格者簡之說平格者則若水之論也

非老子畧二卷

明湛若水撰有序據黃通志

甘泉新論一卷

明湛若水撰據學海類編

四庫全書提要若水之學以空明為宗故其論心則以為主一無物論性則以宋儒理氣對舉為非視程朱所論頗殊千頃堂書目載甘泉明論十卷又甘泉新論一卷其明論今未見此本則曹溶學海類編所載者也

甘泉明論十卷

明湛若水撰據明史藝文志

約言二十卷

明湛若水撰據黃通志

陳子至言十卷

明湛若水撰據黃通志

獻納編二卷

明湛若水撰據阮通志

二業合一論一卷

明湛若水撰據阮通志

樵語一卷

明湛若水撰據阮通志

雍語一卷

明湛若水撰據阮通志

大科規訓一卷

明湛若水撰據阮通志

慎思錄

明湯价撰據前志

羣書輯要

明湯价撰

右儒家類

葬說一卷

宋崔與之撰
據黃通志

皇極經世圖解

國朝黃性申撰
據張府志

右術數家類

羣書臆說

明湯价撰

易簡家禮

明單守敬撰

臆說六卷

國朝徐震撰
據阮通志

附震字東
篋邑諸生

椰陰寄筆

國朝吳榮照撰
據采訪冊

右雜家類

拯世錦囊

國朝吳榮照撰
據采訪冊

右醫家類

增城荔枝譜一卷

宋張宗閔撰
見通志畧

案馬端臨文獻通考亦載增城荔枝譜一卷不
著撰人惟書錄解題無名氏其序畧言福唐人
熙寧九年承乏增城多植荔枝搜境內所出得
百餘種亦得閩中佳種植之故為是譜張毋即
無名氏
歟俟考

右譜錄家

金剛誥義

國朝僧古雲撰
據采訪冊

圓覺經義

國朝僧古雲撰
據采訪冊

附古雲號雲庵本為邑諸生周瑞
駟年二十六入海幢寺削髮為僧

右釋家

集部

古成之集三卷

宋古成之撰見宋史藝文志

崔清獻公集五卷

宋崔與之撰據阮通志

遠覺集

宋陳大震撰據廣州人物傳阮通志作陳大震集

漱瀝遺詩

明張度撰據邑前志

東井集二十卷

明陳政撰據邑前志

雙白集五卷

明吳澹撰據黃通志

遺芳卷

撰人闕見白沙集

甘泉集三十二卷

明湛若水撰據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據若水門人洪垣所記其集本四十八冊刊以行世者十五冊其本凡樵語一卷新

論一卷雍語一卷二業合一訓一卷六科訓規一卷書一卷新泉問辨錄一卷新泉問辨續錄一卷

問疑錄一卷問疑續錄一卷金陵問答一卷金臺問答一卷書問二卷古樂經傳或問一卷序記章

疏三卷講章一卷雜著一卷約言一卷語錄一卷楊子折衷畧一卷非老子畧一卷詩二卷歸來紀

行畧一卷嶽遊紀行畧一卷祭文碑銘二卷外集一卷蓋語錄居十之九詩文其餘緒耳

史府志案明史藝文志前後集一百卷黃通志泉翁大全六十卷湛子使南集十二卷

白沙詩教解十卷附詩教外傳五卷

明湛若水撰據四庫全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白沙詩教凡一百六十六篇皆闡發性理之作詩教外傳則皆獻章語錄之類足與

詩相發明者若水以類排纂各為之標目獻章於詩家為別調不妨存備一格若水務尊師說必以

為風雅正宗至別撰此書以行言之似乎成理而實則不然王士禎居易錄曰如欲講學何不竟作

語錄可謂要言不煩矣

史府志案白沙詩教阮通志編入
子部儒家今從四庫全書目著錄

白沙子古詩教解二

明湛若水撰
據史府志

史府志案此編阮通志亦列儒家
今從四庫全書目例附錄於此

精選古體詩

明湛若水編有序
見甘泉集

藏晦稿

明黃蘭撰
據張府志

游藝集

明張潮撰
據張府志

濠上稿

明黃拱寅撰

羅浮稿

明黃拱寅撰

南都稿

明黃拱寅撰

麻姑寄寄齋稿

明黃拱寅撰

燕臺稿

明黃拱寅撰
五稿俱據張府志
以上

相江子集

明胡庭蘭撰
據張府志

拾餘稿

明黃夢說撰
據邑前志

雲蘿幌草

明曹承詔撰
據邑前志

吹劍集

明曾受益撰
據邑前志

白鹿洞稿

明黎許撰
據張府志

朱明洞稿

明陳堂撰
據阮通志

湘南稿

明陳堂撰

皇華稿

明陳堂撰

南歸稿

明陳堂撰
上三稿俱據羅浮志會編

黎氏世德堂合集

明黎民懷黎元熙黎許合撰
據邑前志

水簾洞存稿

明黎元熙撰
據張府志

光霽軒集

明黎民懷撰

漫談

明張文海撰
據邑前志

湛伯子草

明湛自正撰

遊燕遊嶽稿

明陳經翰撰

山中志懷

明陳經翰撰

琴窓集

明陳燦撰

奕餘草

明吳苧歌撰

市劍鳴

明吳苧歌撰

採瀛吟

明吳苧歌撰

藍溪詠

明陳燦撰

鶴嶺吟

明鄭大任撰

濯纓居草

明湛會谷撰

家藏稿

明吳效伊撰

素庵詩鈔

明賴鏡撰
據邑前志

友石亭稿

國朝鄭師撰

綺樹叢稿

國朝黎粵俊撰
據嶺南五朝詩選

初蘭集

國朝盧弼撰

衢菴集

國朝伍天長撰
據張府志

雙峯詩集

國朝湛鳳光撰
據阮通志

羔雁堂集

國朝陳煇璧撰
據張府志

澹寧堂詩集

國朝鄭東來撰
據張府志

澹寧堂文集

國朝鄭東來撰
據張府志

案通志作澹
安堂詩文集

鄰鶴亭集

國朝陳輝宗撰

閩粵遊草

國朝鍾文英撰
據阮通志

井陘集

前人
全上

劍川集

前人
全上

燕堂詩草

前人
全上

晦叟詩集

前人
全上

東川草堂詩文集

國朝呂其瀾撰
據阮通志

蔚林稿

國朝湛宴撰
據張府志

一溪文集

國朝呂珣撰
據張府志

午夢詩集

國朝呂衡撰
據張府志

式古堂文集

國朝湛祖貴撰
據邑前志

紅荔山房詩稿

前人
全上

小泉詩稿四卷

國朝單子廉撰
見松心文鈔

小泉文稿四卷

前人
全上

慎齋文稿

國朝黎翰撰
據邑前志

增城縣志

藝文

書目

六

丹麓文稿 國朝朱家瑋撰

交溪文集 國朝黎泰撰

裕陰詩草 前人

拾遺詩草 國朝黃繩憲撰

焚餘文稿 國朝鄭珍撰

拾餘詩草 前人

壯遊詩草 前人

觀光集 國朝趙光濃撰

遊豫吟 前人

撚鬚山房詩草 前人

梅堃集 國朝劉嘉彥撰

楚遊草 國朝陳宗翰撰

耐園稿 國朝伍暹撰

秋翠詩草 國朝伍大桂撰

遣懷漫草 國朝徐玉東撰

琅函文集 前人

遊燕集 國朝鄭志釗撰

環園集 國朝湛上濟撰

玉峯文集 國朝劉元美撰

霽月山房詩集 前人

逸樵遺稿 國朝周俊彥撰 據采訪冊

仿古詩鈔 國朝黎懿筐撰

防饒編 國朝劉汝濂撰 據采訪冊

綺園詩文集 前人 全上

嘯塵園詩稿 前人 全上

葵雨遺文 國朝林樹儀撰 據采訪冊

拾餘詩稿 前人 全上

翁源紀事詩草一卷 國朝吳榮照撰 據采訪冊

爪印軒詩集 國朝鍾兆清撰 據采訪冊

得情集 前人 全上

學不愠齋詩草 國朝鄒光祖撰 據采訪冊

羅浮集一卷 明教諭蘭谿徐應亨撰 據阮通志

南越集一卷 前人 全上

附應亨蘭谿舉人崇正二年 任增城教諭著有此二集

龜峯集 明教諭南海唐奎撰 據采訪冊

附集載采訪冊平步人洪武十年任增城 教諭職官志及奎本傳俱作順德人俟考

獨漉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八卷 國朝流寓順德陳恭尹 撰 據阮通志

增江前後集 前人 據管志

月鷺前後集 國朝僧古雲撰 據采訪冊

華峯山志 國朝僧鑑傳撰 據采訪冊

增城縣志
附鑑傳南海人湖都華
蓮社唱和詩草

國朝萬壽寺僧達修賢撰南海
編修潘寶琳序 據采訪冊

附鑑傳南海人湖都華
峯山海門禪院主持僧

增城縣志卷之二十六終

增城縣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二

文選

宸翰

章疏

序引

宸翰類

趣召崔與之手札

宋理宗

端平元年四月札畧云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猷告虛天官以俟游覽奏牘奚辭之確朕惟寡昧冀揚前烈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端平二年七月札畧云朕妙揀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歡亦惟卿名德素孚有以壓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遜避今專遣札書賜卿雖未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意實有過之其卽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

端平二年十月札畧云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期而俟駕之行尙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卽日戒行式副朝竝再此親札宜體至懷

嘉熙元年二月札畧云朕親覽萬機敷求賢哲用勸相我國家若時登庸以彰厥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著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命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表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型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

嘉熙元年三月札畧云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上賀中外均歡亟令帥臣以禮津發申飭專使資詔趨行旣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

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馳驅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間抑使邦其永孚於休

嘉熙元年四月札畧云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疾力甚良爲憮然此去天氣正炎度決未可就道趨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凡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材之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竝嘉熙元年十二月札畧云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

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於茲控免益堅皆以年齒之晚疾病之故道路之長爲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望於卿者矧比覽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傾注想冀卿之幡然也李昉英久從卿遊今輟自班聯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意秋冬之交天宇清佳卿宜卽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湛若水誥命

明穆宗

制曰朝廷恩禮大臣靡間存歿蓋以篤始終之義寓激勸之微也緬茲爨章端佇故老故南京兵部尙書湛若

水發迹賢科蜚聲詞苑出銜使命親藩與彝藩而交播
聲名入典試場文闈暨武闈而並收俊傑抽毫史局效
勞勩於兩朝振鐸成均申規範於多士大禮郊禮之議
既溥洽乎古今聖學聖德之陳尤勤劬於啟沃留心往
訓覃意斯文博綜六籍之言自成一家之旨卿曹六轉
敷歷二京簡畀留樞薦升華秩既允歸老之請遂獲考
終之休藻行騰評竟克諒於士類蒐遺應詔乃交疏於
憲田用追往勞爰申卹典茲特贈爲太子少保謚文簡
錫之誥命於戲窮階懋進豈爲儒者之光榮令問昭垂
永作後人之楷式賁茲泉壤尙服寵嘉

章疏類

議立事功疏畧

宋 崔與之

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
定殘寇雖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待之乘釁一動
收功萬全臣昨乘鄣五年力持守禦一說始終不變毀
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爲進取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
有爲議和之說者臣亦斷以爲不可行旣而竟如所料
今寇退三閱月朝廷幸目前之暫安浸不經意邊臣日
上平安之報而不言備禦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
聳必有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

帥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干
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干椿積米麥草料若干城池關
隘有無疎畧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有無缺少合作
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匱乏合作如何辦
集遇風塵之警若爲捍禦若爲應援若爲制勝各從實
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東忠義仰節制司開具實管
人數若干已收刺若干揀進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禦
以何人今欲分作幾屯防秋在卽寨宇卒未成就今作
如何料理今欲立爲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
何區處逐一條具申上

應召赴闕疏畧

崔與之

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
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
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
人聽言必行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
事之利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
際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延
接諸賢參稽衆論凡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訂之以
求至當之歸

論直言疏畧

崔與之

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脈有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

遺表畧

崔與之

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惟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毋邪則外

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工事天則求以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主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考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鑒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己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夏外國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生

靈之福

諫封建疏畧

明 單忠順

陛下鑒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分封諸王以樹屏藩復古制故所以篤親親而爲萬年久遠計也第臣觀三代而上天子畿內不過千里而秦晉燕齊梁楚諸國所入踰千里之封下逮郡王庶子食祿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雖元孫鄉君及儀賓亦不減二百石且都城宮室亞於天子之都臣恐世傳日遠支庶愈繁將令半天下不足供天潢之派此時方議裁削恐支庶洵恨議加賦則閭閻嗷愁陛下惟兩利而俱全之則莫若準賈

誼治安策預節其都邑之制省其祿食之煩又爲開四民之業予入仕之途庶日後民賦可省而宗藩不致坐困乎又伏覩明詔賜諸王常歲訓將練兵造軍器務要精堅臣恐諸王年少血氣方剛一旦得提兵專制若能布德修政宣威四夷邊塵不動是磐石之安也國家之福也若徒厭縱其欲則乘此強大之勢易逞雄心萬一謀爲不軌將成尾大不掉之禍卽臍火徹明何及乎此臣所日夜切齒痛心也陛下尤欲揚九邊之志則莫若爲犬牙之制稍撤諸王之權用勲舊重臣兼司兵柄附近諸王惟時一巡歷驗視其所司焉庶兵威時振金湯

永固世世未艾豈不休哉

按太祖二十六子懿文太子外皇子楠未成封曰秦
 王棧曰晉王桐曰燕王棣曰周王橞曰楚王楨曰齊
 王榑曰潭王梓曰趙王杞曰魯王檀曰蜀王椿曰湘
 王柏曰代王桂曰肅王煇曰遼王植曰慶王懌曰寧
 王權曰岷王楨曰谷王穗曰韓王松曰潘王模曰安
 王楹曰唐王桎曰郢王棟曰伊王檢無所謂梁也對
 君有體當日實無梁安得謂之梁楚諸國乎明世邊
 防甚重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
 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
 亦稱二鎮是為九邊總制之設在宏治十四年則洪
 武中安得有九邊乎故鄙嘗謂此疏係後人擬為之
 非單公原本非妄也况舊志皆不載至姚志始有之
 尤可疑也

乞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明湛若水

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聖政之缺皆蒙

聖德包容未見繹改至論近幸猶然優閑未見憂悔夫
 是一二者蓋未知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痛切而猛省也
 臣得以近事明之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諭
 諺云同舟共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
 治亂安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
 大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
 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
 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
 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
 安危舟之安危在舵之弛張舵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

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夫人孰不欲安而終不免於自溺者蓋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而鮮不先溺有如先朝之跡而不知鑿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不間輔導知學之臣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而已故一正君心而萬化具理此理也諺云同行同命君臣上下以之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爲蒙蔽天戒屢見不實修省科道大

臣交章未或舉行臣恐如舟之舵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賞僭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者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尙書林俊孫交百僚視之人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天下萬民誰與匡濟哉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也伏乞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科道百僚以輔理致治戒諭左右親幸之人勿使壞事鑿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庶咸有濟於無涯此臣之聖願也臣非糾劾之官

然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具本親齎以聞

乞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囚老臣棄其不親賢之至如此以今視昔可不爲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及以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其職然而聖學修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下詔時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地變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日莫非徵召所致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卽急親賢是已或以爲不急之務此概非知言者臣嘗以爲一舉而五事皆得者在此耳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

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
事舉而王道乃備惟我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
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今日尤爲當務之急也夫古之帝王君臣一德其
所能使天下從治者亦惟親賢以風之蓋非家喻而戶
曉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
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及天下又何屯否之有陛下誠
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爲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
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值於文華殿每日朝罷如期
御殿霽色解嚴與羣賢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爲

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
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致於知至意誠
心正身修而致家國天下之治人無異學學無異本往
復咨詢口傳神受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爲
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以感格無際
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
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
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
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
性情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跂足慕義遷

善春風一播百朽還淳風俗於此焉厚矣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網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者非虛語也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莫不皆然天下幸甚

勸收斂精神疏

湛若水

竊惟皇上幼起名藩纘承大統聖德盛大超越百王孜孜圖治十年於茲矣而皇儲未建國本未立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心日夜念此至切也天下之臣之心念此至切也天下之民之心念此至切也聖母之心念此至切也祖宗列聖在天之靈念此至切也皇上體聖母之心慰祖宗列聖之靈思宗社之重遵祖宗故事祈聖嗣於神明以答天下臣民之望皇上之心亦念此至切也輸其誠敬致竭精禋丹心上享而又命臣等暨百執事同致虔誠格于神天休徵不一應其速也如響兆祥之機可立至矣臣聞天地之化裁者培之故雨露之施惟氣

至而萌芽者得焉夫内外交修則神人協應理之必然者也皇上求諸神者既至又當修於在己者以爲交相協應之本所謂修乎在己者收斂精神是也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夫精神者天斂之以生物地斂之以成物聖人斂之以生盛德而成大業帝得之以爲帝王得之以爲王人物得之以爲生育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解之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專一翕聚以爲發生遂成之本天地之道然也五行二氣藏於冬也故春得之以爲生夏得之以爲長秋得

之以爲成故閉藏者所以爲生長收成之本四時之運然也夫天地四時且然而況於聖人乎而況於萬物乎是則天地四時之所以爲天地四時帝王之所以爲帝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萬物之所以爲生遂在收斂精神而已耳夫精神者斂之則全用之則散故目多視五色而精神散於五色耳多聽五聲則精神散於五聲心多役於百爲則精神散於百爲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慎之以保惜其精神焉而不敢散故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帝舜之制作圖治也但示以欲爲之志而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於臣而使翼爲明聽焉夫舜不自勞役以散其精神保養而愛惜之以爲出治之本化育之原是亦體天地四時專一翕聚閉藏之道萬物發育之理也仰惟皇上德配帝王道合天地而制禮作樂孜孜不倦以新一代之治垂百王之法甚盛心也臣愚竊慮聖心淵微精神恐有過用而皇嗣未立臣愚誠不勝犬馬心故不避斧鉞陳其收斂精神之說誠願聖明凝心定慮端莊靜一凡於邊豆

之類付之有司不役精於耳目不勞神於思爲翕聚完養深根固蒂以爲生育之本夫旣求諸神而又內修諸己則神人協應而兆祥斯至前星斯耀亦可以立本敦化以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後聖母之心可遂祖宗列聖之靈可慰天下臣民之願足矣臣不勝願望懇切之至

再陳河道疏

明陳堂

臣愚以爲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糧沮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

都御史重職奉璽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分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國計哉乃邇年來輒因河之不治遂以漕司而責之天妃閘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閘以北畫地既分遂成彼己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至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敕書行事而無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於牽制卽有不治當責之誰且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不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

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二四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能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黃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埔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

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水日漲不圖爲疏導之計而爲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水以趨於淮黃之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利病害也今之司漕河者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八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州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以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於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

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臣愚反覆思維以爲國家今日河漕計莫如特遣大臣集廷臣推議有才望者或見任戶工二部侍郎或嘗有事於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鹵莽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見任漕運都御史協力共理重之璽書定之限期河平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以定羣策可以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俟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豈因循掣肘者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敕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逸臣愚以爲誠遣大臣則視漕與河無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秦越勢可便漕而不便於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淮不爲也河道之臣齟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通之而使不涉於忌嫌漕運之臣牴牾則以河道之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己腹心臂指脉理貫通無相滯碍無相阻阨其有徇私害公病人利己者輒得以理直之而請命於陛下然後可以惟其事之所爲而能有濟臣故曰可以一事權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塞老黃河之應否開復宿邳一帶

正河之應否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係淮泗局鑰高寶等堤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否順水之性而無所得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務補於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並舉而取後效折衷議論舉衆說而量其長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於必行如是數者而皆無益於黃淮久遠之計則博採輿論而務爲究竟必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手而後已臣故曰可以定羣策誠遣大臣則必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淮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其要害何者爲支流何者爲正道何以遏其狂瀾何以適其本性

是非利害皆屬之於一人淮南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佐貳治河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背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口臣故曰可以審利害誠遣大臣則奉命而往以陛下之心爲心如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一手一足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辦者皆得以請命於朝而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臣相爲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爲一家陛下旣擇

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爲心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俱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詣闕借籌稟受方畧而期於共濟永賴臣故曰可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命而行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都御史而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毫之豎立效勞國事者皆得以其功而叙錄奏議陞賞其或因循搪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闕葺罔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於

獎勵激勵之中而惟吾所聽命然後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臣故曰可以據功罪而俟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患如此由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庶幾如此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平成之期哉說者以擇人爲難臣又以爲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先鯀而後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而寘之不問是因噎廢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朝廷顓使一鼓舞作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目心志皆爲之丕振而思以自奮寧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

唐之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
乃裴度在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矣夫
自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臣誠願皇上之
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特遣大臣如裴度之效
職也則河患庶幾可息漕運庶幾無虞民生國計皆非
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爲之災矣臣不勝激切俟
命之至

序引類

聖學格物通大序

明 湛若水

臣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
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
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
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
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行並
進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
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
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循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彭龜年曰其節雖繁而歸其要格致而已張南軒曰自誠正以至平治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觀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

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而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

也列齊家所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懣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

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

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高遠之求或疑曰真得秀之衍義邱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千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同升務求典要竊念臣舊忝詞臣講官故不揣疏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旨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之通所以作也

節定燕射禮儀序

湛若水

甘泉湛子曰射禮廢而天下無男子矣射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有生而懸桑弧蓬矢六以射上下四方明有事也故男子生而已志於六合矣六合內事卽性分內事也射也者所以射爲德也射爲德也者所以成其賢也惟我聖祖洪武二十三年命國子監闢射圃給諸生

弓矢載在會典至哉聖祖成賢之心乎故射禮不講而天下無成賢矣燕禮缺徑情而行天下之射禮壞矣故燕也者將以致乎射者也射也者所以相射於禮樂成其德者也禮樂皆得謂之成德成德則賢矣故燕有迎賓獻賓以及衆賓所以致射賓也燕有迎遵獻遵所以致射遵也燕有獻事所以致遵耦也燕有獻酬交酢所以合賓主二射之歡也射也者離道也爭道也不合則離離則爭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賢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歡有揖讓以致其敬有樂賓以宣其和有司正以節其流有拾取矢以崇其讓有鼓樂以盡其神有釋獲以紀其賢有升飲以明其不則有徹俎坐燕以弛其張漸近自然卒歸之中正賓出不顧矣主猶拜送以引無窮之敬焉故始以燕終以燕而射行乎其間夫然後禮樂兼備矣禮樂兼備而人雖欲爲不賢不可得矣雖有庶頑讒說並生之念油然而興矣故燕射其深矣甘泉子曰吾觀於儀禮然後知矍圃之射揚觶戒勿入者之爲僞非聖人並生之心也今之行射者賓主接則曰射遵至則曰射無始燕終燕以合之是武道也是教爭之端也非所以相射於禮樂而成德也惡乎賢

重刻定山先生詩文集序

湛若水

合定山先生之詩文凡十卷戶曹陳子常道之所編輯周子滿之所校正縣尹劉子縉之所刻置於定山書院者君子觀詩二卷曰宛宛乎漢魏之遺響矣觀近體五七言詩三卷曰迥迥乎唐宋之別調矣其爲文序記表銘說傳題跋詞文書贊奏之類凡五卷曰駸駸乎追先秦兩漢腴乎韓柳歐蘇之後而從之矣得其富且美矣哉或曰定山之詩文究根乎理道非太極則鳶魚非鳶魚則乾坤絕去乎風雲月露之態美麗駢驪之想其文而載道者耶周子劉子告於甘泉子曰子於白沙先生詩教詩指則既有述矣於定山先生之詩文其獨能無

言乎二公蓋同道者也故定山題白沙詩有曰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渠老筆須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蓋以周子謂白沙而以橫渠自謂也斯言也非徒定山先生自知之公而天下後世亦以爲公論也甘泉子曰知言之道在合觀交證之而已故知周斯知張矣知張斯知周矣於乎濂溪之言雲行水流橫渠之言深思力索二公皆大儒其所見皆同乎否耶其所造者皆同乎否耶白沙先生之詩有曰千鍊不如莊定山蓋尊莊公也又曰不及陳無己能無賞自然蓋自道也故世之君子欲知定山先生之詩者觀諸白沙先生之

詩可也欲知白沙先生之詩者觀諸定山先生之詩可也金輝玉映並妙皆佳由其言以觀其蘊誦其詩讀其書以知其人尙論其世同乎不同在覽者自得之

贈鍾君一元之任恭城序

湛若水

增城西洲之涯有鍾君一元者其從叔母甘泉湛子之從姑母也兄弟也鍾君選於天官得尹廣西平樂之恭城人曰鍾君若有不懌然者或疑之曰夫郎官應列宿宰羣姓喜則一邑之人樂怒則一邑之人懼何不懌之有或曰彼鍾君巨族也學於增庠十餘年而舉於鄉又遊大學十餘年氣正而才充然後選於部今恭斗邑也

其爲里者一其爲糧者僅二千而盜賊多於里之民其東西掠者多於里之數此鍾君之所以不懌乎或以告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吾請見而釋之揖鍾君曰子以爲任職者與任擔者何以異曰無以異也曰今之謂官曰任者得非取諸任負之義乎曰然曰任負者惟其力今有人於此力能任百鈞者付之以十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力能任十鈞者付之以一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否則雖以子之力任恭也民之少也易以治糧之少也易以徵而吾子之不懌也惑矣又曰今有人於此任一鈞者與十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任十鈞

者與任百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曰然則恭城一里之祿入其視諸數百里者之祿入均耳夫輕若負重若直而若不懌者焉吾不知矣鍾君乃欣然而喜莞爾而笑曰願聞子之所以教清者甘泉子曰吾與之矣吾與之矣夫民寡而心衆是故一之以簡糧少而困多是故恤之以寬盜繁而心同是故化之以不欲夫簡以臨民寬以御衆不欲則不竊聖人豈欺我哉子其行矣夫力優而治有餘又行此二者則朝廷將有大任付子矣

贈維揚掌教鶴阿高君遷刑部主政序

湛若水

劉胡二生自維揚來問於甘泉子曰語有之鳥肉爾而能飛天者衆羽之積也然乎曰然車木爾而能走地者衆馳之曳也然乎曰然師道人爾能行乎天地之間者其徒衆之力也然乎是故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自吾得季路而惡聲不入於耳豈謂是歟曰然若今左鶴鶴阿高子者以名進士辭尹休寧而來掌揚教也敷先生體認天理之訓勿忘勿助之指三年矣目左士以屬左僚某子某子曰諸皆同此天也同此理也烏乎而忘諸助諸目右士以屬右僚某子某子曰諸或忘

之非本體也或助之非自然也烏乎而不自求乃理自合乃天於是四僚司教各悉乃心以信高子之言以從先生之學蓋踰年而諸生之握衣以從先生者十之二三矣二年而諸生之負笈以從先生者十之四五矣三年執經以從先生者蓋如雲之集矣其諸或者之語孔子之言然歟曰然然而非敢謂然也亦非吾之至也吾將獨立乎無徒立乎無言與二三子者游乎自然廓之以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見諸行事之實也請聞焉曰始乎一念中乎四端終乎萬事萬變以體天之理法地之紀立人之軌而又何有於區區睢睢盱盱門戶之私

者哉四僚以兩生言曰今高子政學之休聲聞于天子天子詔遷之爲郎秋官矣其亦可以庸于此乎惟先生終教之曰帥乃初擴乃中成乃終吾有二言乎哉吾且貴言乎哉明刑以弼教教刑之道一而已矣體認之道一而已矣是之謂合德嗟乎高子其往尙勗之哉道無終窮學無止息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

贈學士崦西徐先生主考南畿選朝序

湛若水

惟我國家稽古圖治罔弗在人乃審師儒尸於鄉學國學匪德行道藝弗以教遂進其賢者能者於選乃命名

儒文學之彥尸厥鄉舉會舉匪德行道藝弗以取遂進其賢者能者於春官於朝天子乃親策之而屬之宰輔匪德行道藝弗以用夫德藝之成其致一也是故德之所修藝斯書矣故師不貳其教而弟子不二其學藝之所書德斯見矣故主試者不貳其擇爲士者不二其業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賢能著矣故用人者不二其職而見用者不貳其志是故養士者如場師之養木矣不講於大人之學而小人之儒焉是務其猶舍梧櫟而養其槲棘也擇士者如工師之擇木矣不先乎藝道之賢而詞藻之工焉是取猶之舍合抱而求拱把也用人者如

大匠之用木矣大小枉其材休采易其服是猶斲梁棟以榱題而使椽桷爲柱也聖天子臨御之四年應天府以鄉試之期請乃命侍讀學士徐君子容乃夙昭於學識乃克哲於知人遂偕左春坊左諭德張君崇象輟講事以來旣至三試羣士拔其尤者而錄之彼所謂德行道藝之士非耶事竣還朝京兆王唐諸君謂水也於徐君有同年之雅宜爲贈文夫水也忝司教養天下之賤場師也故敢以教成選用之義爲二君告夫二君者天下之良工師也行將進而爲大匠矣今其歸也於進講之餘宜以是聞於聖天子而以白之冢宰庶所用必其

所擇所擇必其所養三者有相成而無異致將見賢才
衆著而天下治中興之業可成矣此固大匠之績工師
之能也賤場師烏得而議焉

補樂經序

湛若水

序曰補樂經何爲作也復聖退言湮樂經之缺而擬補
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
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
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
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
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
天地以育萬物夫育物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
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
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
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
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
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余年耄耄矣
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間
取諸家律呂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

增城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文選 三
序引
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於後以爲之傳焉經
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
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雖然此其大畧也若
夫潤澤之則在君與相矣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爲誚而
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乎曰述之
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謂後聖有作者斯
知之矣

非老子畧序

辨道德經非
老聃所作

湛若水

叙曰非老子何爲者也非老子之言也非老子之作也
道其道德其德非吾聖人之所謂道德也是以知其非

老子聃之作也聃稱年踰幾百夫歷年彌久宜道德彌
邵古之稱耆老成人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今觀老子道德上下篇無一言概乎天理者
其能稽謀自天乎無一言發明乎六經之指者其能稽
古人之德矣乎無老成敦厚之氣而有少年馳騁縱橫
之風非怪誕不經之語則權謀術數之旨余故知非老
聃之所爲作也記聃爲周柱下史多聞博古必貫穿三
墳五典六經之奧者而謂聃爲此書乎如聃爲此書則
聃之志荒矣異言流播僞以傳僞而不知此書稱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

信之薄是薄禮而不爲者也乃稱孔子問禮焉何居又稱猶龍焉何居夫問禮之言是則薄禮之言非也薄禮之言是則問禮之言非也故知上下篇決非老聃之作也又稱關尹喜請作道德經五千餘言今觀五千言可一言而盡之曰無之一字足矣奚以五千之游言諛諛呶呶乎爲哉其必喜之徒僞爲之也其僞秦誓之類也乎其汲塚之周書之爲也乎未可知也世之倍聖離道之君子曲爲臆說又從而章解句釋之以聖經賢傳之言附會其說並稱二聖或援孔以入老或推老以附孔皆捕風捉影之爲語云河豚可食命亦難捨其言可悲

也是無怪乎前此問禮猶龍之說之附會矣今且不暇鳴鼓而攻之於廟庭也特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又恐詖淫邪遁之言或蔽陷離窮乎我也夫孟子之學必先於知言學者常知言焉則邪說不能入之矣故予忘其年之耄耄詞而非之非之所以明先聖之道也實不得已也予豈好辯哉八十三翁甘泉子書於西樵炳霞洞

溟嶠塵清詩序

湛若水

溟嶠塵清褒憲大夫汪公也何褒爾兀崖子曰汪大夫前以招安盜珠之衆乘長風破巨浪滅金章之寇降獲者千餘而海波不揚不謂之塵清乎曰請聞其再兀崖

子曰汪大夫後以土漢之兵當從化之賊破堅下險俘
斬者千餘而野燧不生不謂之塵清乎甘泉子曰嗚呼
偉哉予遁於荒予罔知吾原其始乎予偃乎遐予罔聞
吾徵其終乎曰曷謂始曰始者汪大夫兩分嶺南之巡
人曰獄清而刑理夫刑也者小兵也吾以其小信其大
焉爾曰曷謂終曰汪大夫後以寧賊之變倡義氣要衆
兵以應陽明勤王之舉乃號乃跳弗寢弗食時爲汪大
夫勤王見者大兵也吾以其大信其小焉爾夫小大始
終之道其致一也是故予荒罔知吾知其始矣予遐罔
聞吾聞其終矣兀崖子乃倡長歌歌其事焉風人繼而

和之

東征武成序

湛若水

維十有四年民興胥咨曰惟天降割於廣氓羣盜斤斤
聚嘯山谷擄我妻孥掠我財資糜我骨肉徂茲太保郭
公將征復沮遂迄於茲天平奈何毛侍御以聞皇帝曰
俞哉惟爾撫鎮鎮巡爾其徂征奮乃果毅克厥成功以
耀予武遂以從事都憲楊公適至曰予職惟罔弗督軍
餉弗調予惟弗武總兵撫寧侯朱公繼至則曰予惟兵
戎之事其罔弗統予若弗率惟予弗武總鎮太監王公
又後至則又曰予惟罔弗鎮予不欽厥成予惟弗武於

是各奮乃志厲乃戎兵奏乃膚功馘於都府曰允總府亦曰允兵府亦曰允俘於都府曰宜其殺總府兵府亦曰殺都府曰罰二府亦曰罰三公協心以底於成廣西蒼梧道宋君楊君以命於汪同府同府以解於羅司訓因何縣尹告史若水於西樵曰願有慶慶以文若水曰如其成如其大成可慶也夫捕盜者如捕鹿然有發縱者有追逐者有躋之者有角之者有獲之者有烹之者有始之者有終之者有傷膚者有完軀者有勞事者有安享者其心其力雖不同其有功於鹿一也則吾於諸公平寇之功又奚敢擇焉耳然而廣氓之德之亦已多矣水不佞用述廣氓之德推同府諸公之義以爲慶播德威焉

崔菊坡先生言行錄序

明 何維栢

吾鄉菊坡崔先生言行錄已行於世惟廣郡未有梓之者藩叅一吾李公過予論及因出二帙公閱之稱缺典云遂以商於憲學來溪張公刻之以風示來學俾予序之予謂英賢之生其所樹立有大過於人者必其志學知德敬慎於心術幽獨之微以至於辭受取予之著出處進退之大概諸道而時其宜者夫然後可以有聞於天下後世先生在宋清風盛德跨映一代人皆知其治

行勲業之隆動衆馴賦之誠當相不拜之節至稱之爲千載一人然以予觀之先生篤志好古動法聖賢祇服九思九容之訓夙夜乾惕求無歉於不愧不怍之真其言曰毋不敬則內敬嘗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凡起居食息之時無非恐懼修省之地而尤惓惓於學術殺天下後世之慮則其謹微誠切之功中正宏遠之學蓋已獨至故精義所及大小畢察少有未歉於心者不苟焉以取如郤甥恩例之援歸子奩費之田至於祠祿之辭又迥出宋人之上此非素嚴於義利之辨者不能時而可仕則豈瓊淮蜀宣力綏尊而不憚於險阻義所當急

則出禦鄉國之變毅然任之而不辭時不可爲雖以端揆重任隆之以延佇之勤則確乎其不可拔是其時止時行其道光明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孔子大聖也孟子稱之亦曰進以禮退以義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謂時然則先生之所樹立非學孔子而有得者耶念昔與西樵方文襄公言史稱張崔異代齊名西樵曰張之相業未易及予曰曲江文章功業固唐代賢臣菊坡志學知德則有道氣象其流風餘韻猶可使人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西樵以爲然後以質之諸君子亦皆以予言爲然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尚友君子庸有謬乎予言哉

宋明四子書序

明張潮

大傳曰吉人之詞寡聖人豈好言者哉懼道之湮鬱也鬱而弗達翳且障孰甚焉夫自執中之論發於虞廷後之言中言極言誠言仁者咸宗焉孔孟而下涉歷漢唐非無豪傑之選也求其扶進微學尊廣道軌足繼孔孟孰有如宋明四子之純者乎是故一者無欲濂溪所以定中正也勿忘勿助之問明道所以存仁體也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白沙所以明自然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所以一知行也中正定則性天靜矣仁體存則天良裕矣自然明則人爲泯矣知行一則心性昭矣夫四子聖賢之耦斯道不得則不明雖設義不倫雅誥奧義具歸一揆所以達孔孟上追虞廷振刷障翳俾廓如四達殆與禹之疏九河者同功雖然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次之禹之所以能濟者身也四子之所淑者心也心淑則身安德滋而異學不能惑是故以予觀於四子賢於禹也遠矣夫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四子闡發理義觸諸同然故叅戎張君淙刻於浙西無爲沈君桂刻於南畿邑之四尹廖君憲得南畿本亟欲刻之其好獨先其識斯卓敬以取訂於予予爲之正其十餘字授諸梓人

以廣其傳嗚呼四子其古今之鐸乎三刻其同然之倡
乎可以俟百世矣

壽大司馬甘泉湛先生九十序 張潮

天下之言壽者率以齒躋耄耄而加榮焉咸以爲希奇
之遇也雖然未聞所以壽之道夫壽也者受中於天地
而全焉者也受中而全宜莫如舜舜其大孝矣祿位名
壽之兼裕固其所全者大而所享亦大矣孟子曰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是故精一合
而日致其孝也留都泰贊大司馬甘泉先生之學之孝
其得諸舜矣乎其事太夫人也始之以善養中之以榮

養終之以不匱故廬墓而瑞瓜應立廟而家訓行捷兩
試而魁名重歷三部而政教興人見其學與政之懋也
皆曰先生其卓矣而不知其大有所本而非止於是也
或曰何謂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以彌君德
以壽國脉以福斯文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章也傳
曰福生有基謂夫先生之於舜分殊而應同也或曰若
是班乎曰先生嗣統石翁神交虞舜發中思於勿忘勿
助之間擬知行於天地包貫之體其學舜學也或曰何
以祝之曰義亦微哉學之大者道之久也久者一之純
大者兼之富遠之有榮久而彌昌穆叔豹所謂三不朽

先生以之祝孰加焉曰俗之老者不得言壽何也曰伏生年九十止於授書未聞其大也況其他乎是故鳳凰上擊蒼天足亂浮雲翱翔冥杳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先生既九十其勤無倦瑰意琦行匪夷所思猶鳥之鳳魚之鯢也大斯至矣是故邁三壽之作朋備五福之饗用異哉或人始悟之曰子謂先生之壽壽於道道者萬世無弊可以祝矣

大溪書院序

張潮

嗚呼知本者鮮矣二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知本也學而知本敦其基以凝教也予至建始首立社學以正童習越明年大溪書舍成喜其風厲於鄉也夫築室務基樹德務滋匪基則易圯匪滋則弗植是故人之良也天之性也今之論學者多其話言矣未有培其良而致其充也猶之斲其元氣欲其標之盛也得乎是故聖修之極也小學基之也始之以胎教全其天也次之以養蒙端其習也順之以愛敬宏其良也由是而之焉大學可造矣夫觀諸大溪焉泉以出之其性潔漸以行之其機決吞而吐之其量宏奔而滙之其淵邃合於隨河其

增城縣志 卷二十七 序引
流順歸於四壑其道遠風以盪之其文綺雨以皺之其
文穀雷以動之其文投日以暉之其文炳是故觀溪可
以知學矣知學則敦本以詣極詣極而學閎學閎而用
豫溪之有益於人大矣哉是皆羣於書舍觀大溪而有
得焉者其未達也蘊之爲德行其既達也發之爲事業
大觀之道備矣豈徒爲小子之習而無與於道哉苟旅
進旅退飽食終日無所猷爲猶之欄檻之弗修牛羊得
以嚙其芒鄂日夜所息蓋有不勝其耗蠹者矣書曰雖
收放心閑之惟艱此之謂也於是鄉之人榮向東莊翁
之築而胥效之日漸以廣習漸以變大哉風乎

刻王公忠孝祠錄序

明盧綸

天下之生也盈虛迭運而人之顯晦因之蓋有數存焉
耳然天理之公人心之感卒不可誣者余於泰藩王公
徵之矣公諱綱字性常其子彥達世系履歷之詳死難
歸全之節備載郡志夫公之沒也落魄餘百十年矣英
靈義爽鬱而不彰晦亦甚矣迨六世孫陽明先生始倡
道學天下景仰之如山斗然總督臨廣首謁公祠磔牲
祭告發其潛德幽光而公忠孝之名始顯矣綸嘗評之
曰却賊之羅拜而死節者父爲忠臣也歸親於首邱而
全身者子爲孝子也若夫屢建國家之勲業而削平僭

逆論述先祖之節孝而靈承顯揚則孫爲忠臣孝子而兼全之也一門之中名世迭出赫耀中夏雖曰仁人昌後之報庸非天道盈虛消息之數也歟由是風聲所樹先後感興增令朱君砥齋始新祠宇置祀田春秋祭享藩臬諸大夫賢士撰述贊咏刻石建碑次第表章而公忠孝之名益顯矣迄今方伯張公淨峯先生蓋嘗受業陽明之門者旬宣之餘旁求忠孝卽詢公祠傳披閱敬慕懼其久而湮沒也乃哀諸述作訂其名氏次其簡編顛末遂成祠錄命增尹盛君付之梓刻頒行於世然後遠近大小曉然知忠孝之大義而公之顯名庶可垂之

世世而無斁矣嗚呼顯晦數也忠孝理也好爵之糜人心所同也故一感召之間而風動興起不約而同如此然則張公斯舉也雖曰甄賢報功而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固人心於不替者厥功大矣余重斯錄也遂爲之序

贈邑侯張公入覲序

明 胡庭蘭

夫今之談吏理者誰能左廉吏哉顧上之所顯庸畀之振世毗民興平戡暴以宏經濟之業者則取才焉至當塗之所獎飭而推轂者亦惟於若人乎亟稱之曰此真經濟才也迺於廉吏則靳靳然曰能守己不污能自貴

愛其身以厚其名非理亂安危之所急嗟嗟此豈循本
通理哉他日太史公傳循吏概諸春秋僅五人班固氏
概諸盛漢亦五人而公儀休鄭子產文翁龔遂之倫觀
之彰彰餘則循理奉法而止乃若殺巫高桐增口鈎鉅
類皆用術石奢李離則甘自蹈耳所謂祿之天下弗顧
繫之千馳弗視如而人者何寥寥焉然則廉吏才吏之
難易與夫世道之所趨舍誠何如哉余嘗取衷於周官
周官小宰聽官府之六計以弊羣吏之治曰善曰能曰
敬曰政曰法曰辨而必先之以廉之一辭蓋廉立則六
行可觀廉不立則六行者皆假之也夫六行者才屬也

猶之枝幹也而廉則本也源也本正源清而後末流可
理也是故吏理尚廉也我邑令公潮山非素廉吏乎爲
難能矣故兩臺者聯檄而交獎之實足以重其入覲之
行而百姓懷之若不能一日釋慈母也乃有垂白之老
若葉介夫輩者數十人皆鄉中之以行義推者儼然造
余乞言以贈焉余輒以疇昔所聞公廉諭之介夫輩同
聲相應曰誠廉誠廉蒞增二年惟挹增江水數斗耳又
數輩避席曰公豈徒廉公慈惠以厚下勤恪以事上秉
公宣猷未嘗以法假不阿意人亦不虐人其中明通其
外肅括粥粥若無能其行身接物若如此者又數輩踵

而言曰未也公事事加志於民如修城以爲衛也成梁以爲濟也表先賢祠示民敬也嚴鄉約規教民義也殺用絀羸與民惠也躬禦大寇而講於其備示民有武也放歲役之民歸之農年穀屢登田野無愁歎聲傳稱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茲爲異世而同仁也余曰善哉允如諸長老言卽周官所稱六行公蓋具體之矣豈直如循吏傳所稱或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耶矧今東南民力竭矣而世之議者或追浸漁之吏咎徵科之急輕貪墨之誅賤介獨之行多震耀之功略歸潔之義此非反理評爲如何者公行矣聖天子方側席求廉吏以風天下必

將顯庸公誠顯庸公卽天下皆興於廉無論小吏大吏咸師師捐所欲以與民則阜財之化行而阜生之利遂成周太和在吾宇宙間矣諸長老奚庸私公爲哉諸長老咸欣然色喜曰唯唯吾人願少須臾無死以躬沐太和之休也請遂書以識之

賀別駕黃翁八十一壽圖序

明黎許

運斗樞曰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又天官書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元命苞曰見則主壽蓋今上御寓二十有三年於此志一動氣垂芒散翼不占可知前數夕秋律平分許中雷仰候則見第五星爛殷南斗因而

北城縣志 卷二十一 序引
嘆曰堯舜在位人不天札卽吾鄉黃髮代不減香山社
中地誠有之抑時亦宜然屬是月朔別駕黃翁覽揆之
辰爲年已八十又一惟翁不受天損德邵而神彌王蓋
星精云且勿論其郎官上應於列宿而別駕車屏前後
得以星章表蓋翁所諱夢說而世稱說乘車維則翁命
名之初不獨爲大業徵抑亦爲大年徵矣獨以翁起家
明經而傅胥靡翁佐上郡而傅卜相彼此前後遇或廷
楹然要之奇偶離合致之有不與吾身故歲星也而嘲
陛楯不必微昂星而造炎鼎不必鉅客星而釣富瀨不
必寂太白而草行樂詞不必豪惟本靈所扶輿而氣有

厚植乃足符耳翁之行長者以比於萬石君之爲人邑
長吏歲時存問過廬而式然未嘗與聞事也則自翁之
解組而偃息於巖柱之下散帙吟雲三十年如一日於
八十猶掇之豈謂俛得之也哉又翁淑配李夫人與比
年而結髮木公金母一堂之上衡星符彩又安得秘象
乎於是二三輩相與繪圖歌詩以賀而許不佞僭爲序
之維北有斗恨不可以挹酒漿而進也

西園菴序

明林明興名宦海澄

余調增九閱月矣增多賊而增之紳士與民皆佛雖然
賊亦佛賊皆可佛則隨地是菴城之東南去羅浮數十

里城之西有菴焉一水滌帶交木橫鬱鎮國謝公萬戶周君因構是居相與放生戒殺謂是佛靈之所聚眾佛之所皈也復同士與民求余序余俗吏也剖案筆禿矣勸輸舌頽矣俗吏不能談仙何況於佛顧作吏者終日談佛而卒不能有所弭救於賊余亦終日理賊而終不敢居功於佛惟是嚴別善惡兩字使之淫慝有所正徽美有以升則善者不敢惡惡者可以佛夫以謝公勛高天下周君名重一時而崇善怵惡尤勤且切矧爾含氣負覺之倫有不悟悅於山光鳥性潭影人心之微者乎亡何仙與佛同道吏與賊一心至使可仙可佛之人相

率而爲賊則非人之自棄其仙與佛而賊吏爲之崇也以身爲賊而教天下人之爲仙與佛必不得之數余今日者不敢談仙不敢談佛祇不敢爲賊而已矣於以勸天下之不爲賊即可爲佛者因作西園菴序

徵修邑志引

明陸清源 邑令 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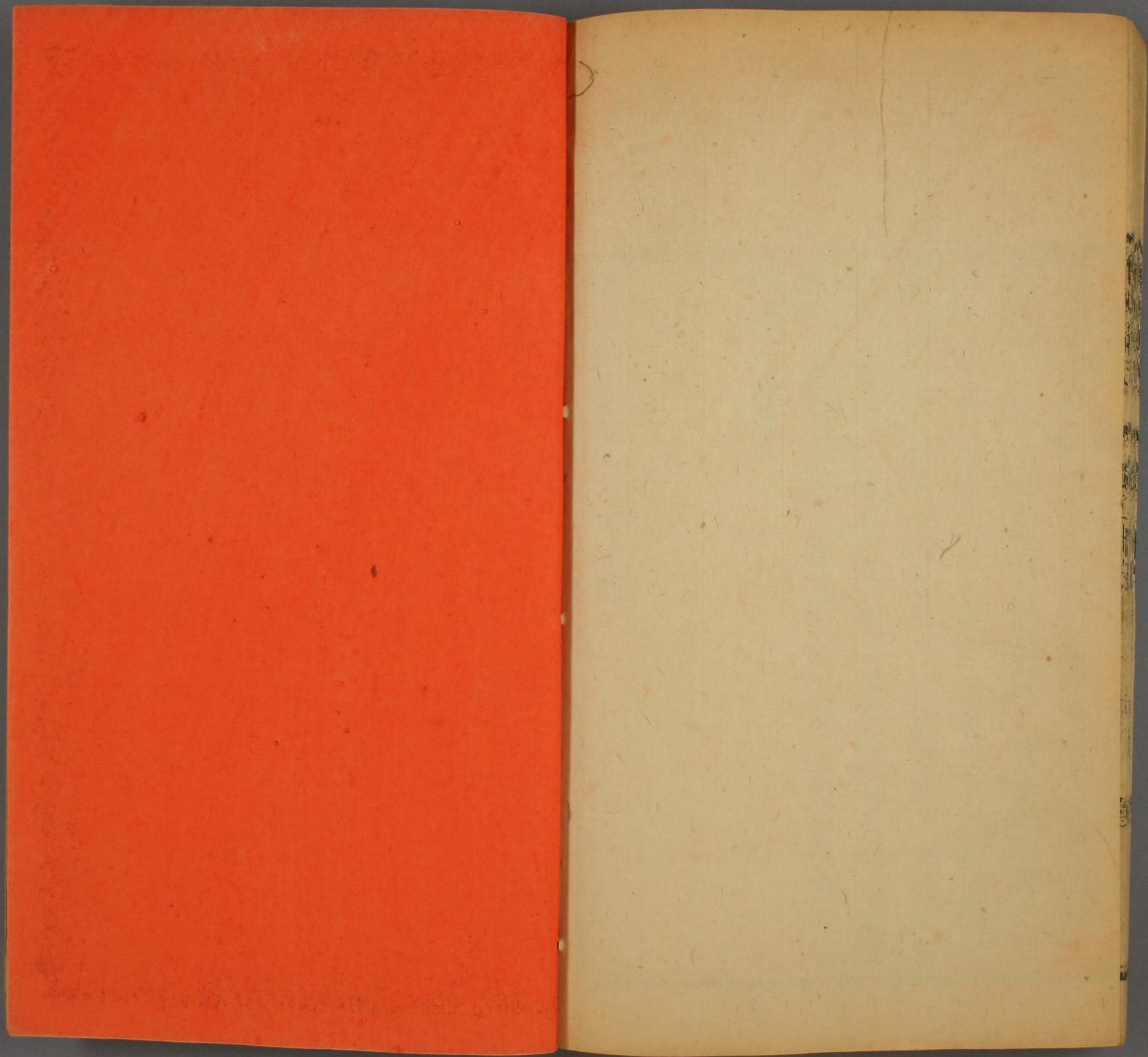
志之肇造三代而遙靡可稽已九牧貢金禹書成於虞典四方讀志周禮屬在春官是名聖書用宏簪筆後有作者人之正淫材之宏曲遠矣其間文有華鄙載有簡詳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考分次度疆里采風聲品士人物士所出披圖可觀經濟所材按記而驗郡邑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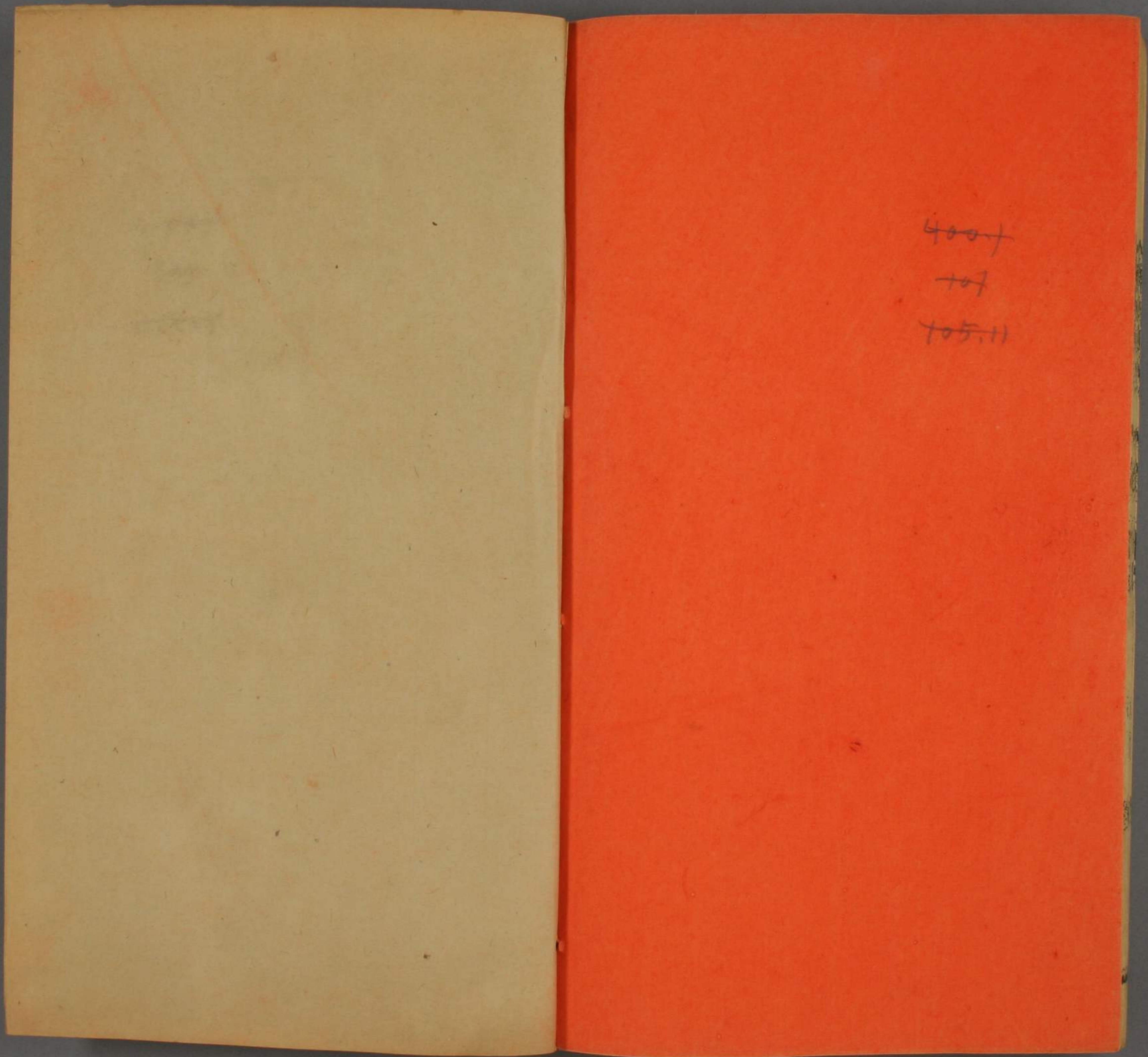
爰是載興東粵自受命南交奏成韶石職方所掌豈俟
生來聞所不聞是以海濱稱鄒魯之風靈洲盛衣冠之
氣產於方者世傳邦彥吏茲土者代有偉人自漢建安
析置增江千餘年來號稱粵望稽於往志揆於近今爲
廣若袤地不加錯瞻星望雲天不殊氣若夫政教之流
風人物之典則著在先典傳於頌聲舊乘所載何可誣
也歲月遷流書版朽蝕遠近弛張詎少乖異今汎覽輿
圖用攷沿革罔俾禮樂廢墜百年難復賢人湮滅有識
痛心於是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田賦盈縮以稽廉
冒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職官稱否以稽循卓視食

貨儉奢以稽俗產視書籍聚散以稽博雅視節概振頹
以稽倫叙山川景物不乏詠歌異蹟奇聞用資感發抑
有異焉天子加意作人督戎保障升經術敦行誼廣儲
蓄勤訓練使學宮罔傷於茂草城墉比固於金湯文事
武備釐然並振又無費府庫金錢無擾父老子弟措置
之艱什倍異時念彼往詰詎鮮通方迄今渝漫後將曷
稽顧思纏情典索必兼謀斯通近古辨言豈一日能竟
史記八書述蘭陵禮樂之篇漢書十志多向歆父子之
業擘具子長孟堅一體志本崔蔡鄭馬諸家故曰作史
者難於志若夫壽傳三國不敢名史降而稱志曲筆求

米亦魏收縮鼻致憾之流耳書雖不廢人則見譏今下
吏清源與名公碩德及文學諸君子惟慎惟公雖文如
歐九無忘原父讀書之言才若大蘇勿致元晦序點之
議搜集典文宏通記覽各以方言來會俾下吏虛心澄
慮用采成書邑之利病庶幾有述則昌黎入界有願借
圖經之詩司業送人傳嶺南封管之句增雖遐僻以俟
觀風又何媿焉

增城縣志卷之二十七終





4007

707

11501

